

世界冠军那些事儿

□钱泽麟



张洁云



吴健秋



赵剑华



地名掌故

海门树勋乡 与启东范龙街的由来

□陆志方 高剑平

海门有个树勋乡,启东有条范龙街,分别是以两位烈士的名字命名的。为了详细了解两位烈士的事迹,笔者近日专程来到原树勋乡的“八一村”,采访了丁洪勋烈士侄媳李菊英、侄孙丁胜。

百名烈士牺牲在家乡

94岁的李菊英是丁洪勋烈士的亲侄媳妇,1949年嫁给了丁志学。

丁志学是叔叔丁洪勋亲自送他参加革命的。1944年,他瞒着家人,带了条薄被坐小船到东灶港,后转东台参加新四军。因有小学文化,学过中医,被直接安排到了卫生队。丁志学不见人影后,家人几番追问丁洪勋。他只得含糊回答,去上海当学徒了,一年后方才真相大白。

丁洪勋烈士兄弟八人,有五人在解放前加入了党组织,因此解放后,直接把所在村命名为“八一村”。

原树勋乡土地上,本地牺牲的烈士有100多位,五一村、利民村、国范村,都以烈士名字命名。最可惜的是浙江籍十八位无名烈士,埋葬在树勋烈士陵园内。海门老县长崔金鳌是树勋人,当年十八位无名烈士遗体下葬在树勋烈士陵园时,他号啕大哭。

下葬日,儿子刚满周岁

随后的采访中,笔者了解到丁洪勋、范树方(范龙)二位烈士的事迹。

1937年,二人到上海暨南大学做校工,学校地下党组织发现他们头脑灵活,追求进步,秘密发展他们入了党。

1938年9月,二人回到老家,以“范龙小店”为掩护(此时范树方改名范龙),建立党的交通联络站,由范龙负责,丁洪勋任交通联络员。由于革命情谊深厚,范树方妹妹嫁给了丁洪勋,范树方与丁洪勋协力做好交通联络工作,主要任务是把情报、文件送到南通、掘港、金沙、吕四和合德等联络站。曾掩护洪泽、周一峰等领导秘密往返上海及苏南地区。

1939年春天,二人参加了抗日武装,范龙任抗战支队五中队队长。当年3月,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派部队突袭树勋乡凤凰桥我党掌控的二大队,准备缴枪。危急时刻,干部战士急中生智,把枪扔到了凤凰桥边河里。没几天,范龙喝了白酒,潜入冰冷刺骨的河中,把枪捞了上来,继续进行武装抗争。

1947年2月,国民党还乡团袭扰通东地区。富余区委派丁、范二人去运盐河地区开展工作。当年农历二月初十深夜,党组织要他们去六甲区、海南乡、启东、吕四、天汾等地,开展除奸反霸斗争。当时丁洪勋的儿子丁志生离周岁只有三天,妻子劝他待儿子过了生日再出发。然军令如山,二人在丁洪勋三哥家里喝酒壮行,叮嘱家属,万一遭遇不测,要把子女带好,相信共产党肯定能胜利。

丁洪勋到了六甲区海南乡后,因叛徒出卖,六甲镇据点的敌人包围了会场,丁洪勋把公文包交给警卫员。他边阻击敌人,边掩护群众撤退。因寡不敌众,身中数弹,壮烈牺牲。公文包如今珍藏在海门烈士陵园内。

撤退途中,还有二位同志牺牲,因此后来把牺牲地命名为“三勇村”(原海洪乡)。

丁洪勋牺牲后,当地群众自发把尸体偷运至六甲庙内,装进棺材。丁洪勋的哥哥们,用小船护送棺材回老家安葬。下葬日,恰逢丁志生周岁生日。丈夫棺材到家后,妻子要求开棺查验。打开一看,当即晕厥过去。

此后,丁洪勋妻子一人抚养子女。解放后,大儿子丁志冲参了军。丁洪勋妻子一直活到104岁。

坚贞不屈,受折磨惨死

1947年农历二月初十深夜,范树方(范龙)到达吕四天汾镇三十总,召集干部了解当地情况时,因叛徒出卖,不幸被捕。敌人把他押回吕四据点,脚镣手铐、受尽酷刑,要他交出党员名单,他坚贞不屈,恼羞成怒的刽子手把烧红的铁条从肛门口插了进去,人被折磨惨死。1948年3月,战士提审刽子手时,知悉范龙遗体埋在吕四东头乱坟场上,脚有镣铐。当范龙烈士遗骨运回家乡时,树勋乡千人参加葬礼,哭声惊天动地,高剑平当时只有十余岁,跟随母亲,现场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

启东吕四有条街,名为“范龙街”,每年清明,启东相关党组织都会来树勋烈士陵园凭吊。

1949年3月,富余区委书记吴明宣布把“茂春乡”改名“树勋乡”。

1986年7月,当初的江北特委委员,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洪泽等老首长专程来树勋,为范树方和丁洪勋两烈士题词:“海门有范龙,沪上一校工。再建江北党,受命作先知。为民忠无私,献身泰山重。立传慰英烈,英名常记颂。”为丁洪勋烈士题词:“旧时征战处,今日建碑亭。烈士洒碧血,人民献忠心。”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百年前如皋的反粪霸斗争

□程太和



这场反粪霸斗争发生在百年前的如皋城。

长期以来,如皋城的粪肥一直由郊区农民上街收购,城区粪水是郊区农村肥料的主要来源。1922年初有个叫许国祯的律师动起了粪肥的心思,他想借城里的粪水大发一笔。为了垄断如城的粪肥,实行专卖专卖从中牟取高利,许国祯联合如城的顾澄之、周绍武等人买通官府关节,获准成立了“皋腴肥料股份公司”,在如城四门外建造大粪池,购置收粪工具。然后由这个公司雇人挨门逐户向居民低价收购粪肥运到大粪池贮存,再以高价卖给农民。这样一转手,“皋腴肥料公司”暴利满满。

贪婪的许国祯还施展了“借鸡生蛋”的伎俩:他自己拿出的资金很少,而是以优先购肥为诱饵,招来如城近郊的富户投资成为股东。这样,“皋腴肥料公司”就可获得足够的流动资金,

股东们就可买到所需的粪肥。而一般农民就休想以前那样到城里买到廉价的粪肥了。

许国祯带头搞起的“皋腴肥料公司”直接侵害了近郊农民的切身利益,影响了他们春耕生产所需的粪肥,农民看在眼里,恨在心里。不久,引发了一场惩治粪霸许国祯,捣毁“皋腴肥料公司”的“重磅炸弹”。

“皋腴肥料公司”成立后,每天需要上百个劳力从事买粪、运粪、卖粪的操作。这些劳力当然都是近郊农民。这些被雇佣的农民对“皋腴肥料公司”的内幕看得清清楚楚,对许国祯的用意也通通洞悉其奸。

他们“人在曹营心在汉”,既是“皋腴肥料公司”的雇佣工,又是惩治粪霸许国祯的自发组织者。他们回到本庄本村,把“皋腴肥料公司”的内幕向农友们广泛交谈,人人都对许国祯怀着怨恨,随之处于摩拳擦掌,一触即发的状态。果然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,四郊农民千余人扛起钉耙锄头等生产农具,汇合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如城进发。他们首先捣毁了西门外的大粪池,

接着捣毁了“皋腴肥料公司”办公用房与许国祯的住宅。农民们在许国祯家里没有找到其本人,随即到公司的另一个头头顾澄之家里,砸烂了顾家的一些家具。以后这支队伍又出东门继续平毁东门外的大粪池。以发泄积郁已久的怨气。

许国祯深知,“皋腴肥料公司”积怨太大了,再加上平时做律师也得罪了一些人,待在家里凶多吉少。于是,三十六计走为上计,他慌忙中换了一副打扮,坐上独轮车让人从南门推出去,想到南门外的一个亲戚家里避避风头。恰在这时,迎面开来一支远郊的农民队伍,他们是来为近郊农民助威的。队伍里有人看到独轮车上坐着戴黑色眼镜的人,感到形迹可疑,喝令其下车。只见此人言语支吾,忐忑不安。一个农民伸手将他的眼镜卸下。有人说,许国祯眼睛有毛病,他可能就是许国祯。许国祯狡猾地说:“我不姓许,你们认错人了!”农民们厉声地说:“你不姓许,你是谁,再狡猾马上要你好看!”许国祯哑口无言了。

农民队伍押着许国祯向东门外老

荒场行进,正好与在东门外平毁大粪池的队伍汇合,大家为抓住许国祯欢呼雀跃,拍手称快。随后,押着许国祯向北门外走去。走到北门外大街尽头,到了皇亭(解放后,此处属如皋肉联厂范围),就将许国祯绑在亭柱子上示众。

农民们的愤怒情绪愈发激烈。有人提议:“许国祯做讼师(律师)欺人,办肥料公司欺人,眼睛心毒,把他打死!”有人说:“不能出人命,打死人犯法,许国祯想赚钱,想吃粪便的‘甜头’,就让他吃大粪吧!”众人随声欢呼:“这个办法好!让他吃百页卷儿包屎!”随后有人到豆腐店里找来几张百页,包起了屎块,塞到许国祯嘴里。这就是近百年来如皋城乡流传的歇后语“许国祯吃屎——津津有味”的来历。

当地方官员获知许国祯被农民拴在北门外皇亭时,立即令警察局率员赴北门外营救,同时还商请驻在南门外大觉庵的军队派兵将他救出。许国祯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。但至许国祯才经营了两三个月的“皋腴肥料公司”倒了!许国祯也不敢再在如皋做律师了!